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内涵、生成与优化进路

曹银忠 闫兴昌

(电子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川 成都 611731)

[摘要]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是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新形态,也是数字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转向的逻辑必然。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以数字思维重构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观、以数字环境重塑思想政治教育叙事体、以数字技术重组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法,同时遵循着从数字选取、数字编码到数字表达的生成逻辑。但随着数字时代的深入发展,只有推动数字与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深度互融,锚定二者的融合基点,明确核心叙事指向,把握融合尺度,注重优质叙事内容的输出,遵循融合主线,加快多维叙事场景的构建,激活融合动能,打造先进叙事范本,才能有序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的优化升级。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数字赋能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707(2023)10-0018-07

当前,随着“生活数字化”和“数字生活化”进程的加快,数字生产力日益成为驱动社会变革与教育革新的重要“生产函数”。习近平指出,要“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1]。在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宏观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叙事作为服务于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和任务的桥梁纽带,其核心理念、内容图式、实践范式、话语风格自然也呈现出数字化趋势与智能化导向。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的出场并非是“数字+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简单组合和生硬拼接,而是数字对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全要素、全结构、全方位赋能的结果,两者的有机结合会带来全新的社会价值和人文价值,但也会引致新的理论问题与实践难题。因此,这就需要界定好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之基本意涵,厘清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之生成过程,推动数字与思想政治教育叙事之深度融合,以期建

构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新图式,开辟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新境界。

一、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的基本意涵

通俗语境下,叙事乃叙述故事之谓也。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则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对教育内容进行叙述并阐释的过程”^[2]。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虽是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承续,但其并非是对传统叙事的简单补充或迭代,而是一种数字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相嵌相生、融合创新的新兴叙事形态。即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是数字环境下生发的,由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者在数字思维的驱动下,依托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数字媒介展开的,对教育内容进行数字叙述并阐释,以期增强教育内容的可理解性和可体验性,提升叙事对象的参与性和互动性,进而提升育人实效的

曹银忠: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本文为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数据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方法与实践的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9ZDA007)阶段成果

新型叙事过程和叙事方式。此外,与思想政治教育数据叙事相比,二者虽然都以思想政治教育数据为关键要素进行叙述,且有交叉重合之处,但数据叙事主要强调通过数据编码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意涵以数据集合的形式呈现出来,并将这种数据转换成叙事对象易于理解、记忆的形式,以凸显其中最具价值的部分。在此,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是作为数据叙事的进阶形态而存在的,其较之于数据叙事,呈现出了叙事素材的多模态化、叙事过程的交互性、叙事场景的立体化以及叙事体验的沉浸性等优势。

(一)以数字思维重构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观

思维方式与价值理念的转变是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最为首要和最为根本的转变。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不是简单地在叙事领域引入“数字”概念,而是首先需要激活使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充满活力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数字全息思维。这是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依托数字孪生、虚拟现实、3D引擎等新技术对现实世界进行全面仿真,对万物之生发轨迹进行全息数字摹写的新思维。数字叙事的本质是最大程度地还原和展现事物的原初面貌。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在数字全息思维的驱动下,以符合叙事逻辑的思路,依托技术手段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地分散的素材还原至一个全局图景中,呈现其完整样貌,还可以在虚拟与现实的互动中细致地呈现叙事要素、叙事过程以及叙事结果的“纹理”,从而弥补信息流失和传统技术在量化万物上的局限性。

二是全身沉浸思维。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包括多模态的沉浸式数字叙事形态,与传统以视听感官体验为主的叙事形态相比,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以全身沉浸思维为指导,依托3D建模、全景摄影、多模态感知等技术,可以创设出视、听、触、嗅等多重感官体验相结合的沉浸式叙事空间。同时,还可以通过模拟现实场景,允许叙事对象进入到一个身体能够参与的虚拟空间,并提供接近于事实的“临场感”和“沉浸感”,以增强叙事对象对于叙事内容的认同感和共鸣感。

三是跨界融合思维。跨界融合思维是指跨越

学科与专业界限,突破传统惯例和常规,通过借鉴与嫁接其他学科领域的理念、技术、原理,并与其建立内在逻辑联系,进而实现融合创新的思维方式。跨界融合强调交叉连接与融合创新。因此,跨界融合思维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并不仅仅存在于单维固化的传统叙事系统里,还处于多元动态的社会表意大系统中,其不仅包括系统内部的自我整合,还包括“非内部”、跨领域、无边界的深度融合,也即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是集“本体跨界与超本体跨界”^[13]、“浅融合”与“深融合”于一体的有机整体。

(二)以数字环境重塑思想政治教育叙事体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是数字环境下基于比特的数字信息而形成的一种新兴叙事形态,也是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在数字环境下的一种发展与延伸。数字生产力作为变革社会和重塑人类生存环境的“工具性存在”和“潜能性存在”,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人类的“交际伴侣”和“精神伴侣”。

一是在数字环境的驱动下,由大数据、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等技术所创构的具有共在、共生、共享等特征的知识空间,使得人们的知识获取、认识范畴与认知结构不再囿于传统独立思考的影响,而拓展至人机协作。思想政治教育叙事作为增强教育内容的可理解性和可记忆性,提高教育对象知识内化率的具体方式,其所涉及的“叙事框架”“叙事主题”“叙事逻辑”“叙事风格”的叙事体自然也需要在数字环境的陶染下实现数字化创变,于守正创新中重新观照和创生新的叙事体,以超越传统叙事体之局限,适应数字叙事时代之潮流。

二是数字环境所形塑的信息、知识、价值与精神共享的氛围,不仅使任何个体和组织都可以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主导者,还创设了一种“双向交互叙事模式”^[14],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最显著的叙事模式。在双向交互叙事的初始交互阶段,数字叙事遵循着“叙事者——故事——叙事对象”的运行逻辑,叙事过程由叙事者发起到叙事对象结束。而在返回交互阶段,数字叙事则遵循着“叙事对象——参与者——故事——叙事者”的运行逻辑。在数字环境的浸染下,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消除了叙事者和接受者之间的界限,

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对象不再仅仅是故事的倾听者,其还可以通过输入条件变量,成为叙事内容的评判者、叙事效果的反馈者和叙事过程的参与者。这不仅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传受一体化,还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叙事从传统的单向叙事交流模式逐步转向双向交互的叙事模式。

(三)以数字技术重组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法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的核心理念是依托数字技术来讲述故事,虽然技术的介入不以创造新知识为价值目标,但是却可以为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提供适当且多样的界面,使叙事法更加“人本主义”,从而使所叙之事更加丰满、直观。

一是以数字技术助推叙事法的智能化转型。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法的转型升级与进阶发展是数字技术集成创新的必然结果。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可依托虚拟现实技术对叙事场景进行精心创设,依托智能平台技术对叙事空间进行精细延展,依托智能控制技术对叙事过程进行动态建模以及依托数字孪生技术对叙事系统进行全要素映射等,以此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常规叙事向智能叙事转变。

二是以数字技术助推叙事法的精准化转型。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可以通过数据采集、数据运算、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全天候收集教育数据,挖掘数据价值,对叙事对象进行精准刻画,对叙事内容进行精准推送,对叙事过程进行精准追踪,对叙事效果进行精准评估,进而最大化地提升精准叙事的育人成效。

三是以数字技术助推叙事法的集成化转型。数字技术还是一种大数据、深度学习、数字孪生、增强现实等多种技术的集成总称。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也正是依托集成式的数字技术才得以支持与赋能集成性的应用,为故事的输出提供更多的可能性,进而在叙事过程中释放其集成效应。可以说,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的本质就是利用数字技术讲故事,即以数字化的方式“引申抽象化的价值”^[6],进而表征主流意识形态。在这一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不仅依托数字技术对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法全面赋能,同时也赋予了数字技术本身以人文价值。

二、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的生成过程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的生成遵循着从数字选取、数字编码到数字表达的逻辑理路。其中,数字选取是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的逻辑始基,数字编码是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的逻辑核心,数字表达是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的逻辑旨归,这三个阶段层层递进,环环相扣,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的生成过程。

(一)数字选取: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的逻辑始基

数字选取是指对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基本要素的选取。当前,在数字革命的影响下,部分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对象的超级注意力模式业已生成。因此,如何科学选取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的构成要素,满足叙事对象的数字化需求,进而助力其创构新的注意力模式,就成为了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生成的逻辑始基。

一是对数字叙事主体的选定。确立叙事主体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的首要前提。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不仅是单纯的人的知识输出抑或是计算机的深度学习和算法输出,还是一种机器运行指令与人的“指令”相互耦合,人机共同协作的叙事方式。正如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叙事需要集体协作才能开展,数字叙事也同样需要这种人机协同叙事的组织者,即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的“指令呈现者”^[6]。需要注意的是,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叙事不同,数字叙事的叙事对象不仅是被叙事者,因其参与叙事内容与文本意义的建构,故而其同样还可作为叙事主体而存在。因此,数字叙事的生成不仅需要选取主动性主体,还需要科学选取决策性主体、参与性主体、协同性主体等“共同的叙事者”^{[7][8]},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从单一主体模式向复合型主体模式的转变。

二是对数字叙事内容的选取。与传统基于单模态素材和单维内容形成的叙事不同,数字叙事不仅需要选取多模态素材,以激发叙事对象的视听感受,还需要在多源异构的资源对象中,选取特定的叙事内容,以达至引申抽象化价值,表征主流意识形态的目的。但是,数字叙事的内容选取不是无序的随意选取,而是在数据思想化和数据可

视化基础上进行的精准化选取。数字叙事所叙之“事”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过去之事”，而是在坚持传统叙事内容与原生性数字内容、宏大叙事内容与微观叙事内容、多元叙事内容与核心叙事内容相统一的原则下，按一定比例选取的具有特定文化内涵、价值取向、内在逻辑以及便于编码的叙事内容。

三是对数字叙事媒介的选用。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作为一种依托数字媒介而展开的新型叙事方式，其不能凭空生发与运行。如前所述，数字媒介的介入虽然不以创造新的知识为首要目标，但却可以为数字叙事提供适当的“界面”，将指涉世界或特定事件进行具象表达，吸引不同的人体感知系统，进而影响数字叙事的呈现效果。故而，这就需要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敢于突破传统叙事的单模态媒介和单技术栈建设形式的局限性，科学选取多模态数字媒介和多技术栈混合的形式，真正激发数字媒介的叙事潜力，以迈入数字媒介为我所用的自由王国。此外，除了对数字叙事基本要素的选取之外，还要对叙事话语、叙事场域、叙事策略、叙事视角等其他要素进行合理选取，并建构与之相对应的数字叙事资源库，以期真正实现数字的资产化，进而产生更大的“放射性影响”。

(二)数字编码：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的逻辑核心

数字编码是指通过模拟人类社会系统等一般性规则，将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各构成要素进行数字化编码与重构，进而建构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模拟系统，使叙事对象通过激活脚本的方式更好地理解故事世界的过程。

一是从微观层面观照，数字编码表现为在数字选取的基础上，对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构成要素重新进行的符合叙事逻辑的数字化编码。其一，叙事内容的数字化编码，即思想的数字化过程。通过将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内容即价值观、信息、理论等植入数字产品中，在低阶层次对叙事内容进行静态编码，在中阶层次进行动态化转化，在高阶层次进行场景化再造等，促进叙事内容的可量化、可视化、可互动化呈现，从而实现对叙事内容的“聚变式”数字化。其二，叙事逻辑的数字化

重构。要一改传统以时间为主的单一线性叙事逻辑，从时间叙事走向空间叙事，从因果律走向关系律，进而形成以空间和关系为主导的非线性叙事逻辑。此外，还包括对叙事主体的数字化改造、叙事路径的数字化更改、叙事方式的数字化转变、叙事视角的数字化转型、叙事语言的数字化编码等。

二是从宏观层面观照，数字编码表现为在完成对叙事构成要素的数字化重构后，进一步创设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模拟系统。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模拟系统主要由叙事组件配置层、叙事生成中枢层和叙事附属结构层三大部分构成。其中，叙事组件配置层主要负责数字叙事基本元素的选择和确定，即根据不同的叙事主题，在数字叙事资源库中选择适当的叙事“组件”，如特定的叙事框架、叙事场景、叙事话语等。叙事生成中枢层充当“叙事生成器”的角色，主要负责多样化故事情节的生成与处理，其依据叙事对象的意愿，将各“叙事积木”进行有机结合，而后将生成的故事情节映射到自然语言处理结构中，转换成叙事对象可识别的语言。叙事附属结构层则主要负责对叙事细节进行迭代补充，即在叙事大纲的基础上，对数字叙事作品的细节进行修改与润色，检验叙事情节是否合理、叙事修辞是否得当、叙事路径是否连贯等。

(三)数字表达：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的逻辑旨归

数字表达不仅关乎“思想政治教育如何讲话”，还直接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的育人效果。互动叙事、空间叙事、沉浸叙事等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的下位概念，而且还是其最主要的表达方式。

一是互动叙事，这是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最显著的特征，也是其最突出的表达方式。所谓互动叙事，是指依托数字媒介的互动性特征而展开的叙事方式。在互动叙事过程中，叙事结构不再以叙事者或故事为中心，而呈现出“去中心化”的特性，其允许叙事对象参与到具体叙事情节的生发过程中，进而改变叙事文本的输出模式。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对象不仅需要在初始交互阶段接受叙事者输出的叙事文本，还需要对其及时作出反馈，参与文本意义的建构，由此才能推动

返回交互阶段的开启,形成完整的交互叙事过程。

二是空间叙事,这是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最典型的表达方式。通俗语境下,空间叙事是以空间为媒介而展开的一种叙事方式,但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叙事又并不仅限于此,而更多地是将空间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来观照数字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活动。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过程中所呈现出的空间思维,旨在通过立体化、联系性和整体性思维来把握叙事系统中各要素之间的时空关系。因此,数字叙事只有在遵循关联性原则的基础上,以空间置换时间,以因果和逻辑关系为主转向以空间关系为主,才能实现思想政治教育非线性故事讲述。

三是沉浸叙事,这是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最具特色的表达方式。沉浸叙事是指基于沉浸式数字媒介,将叙事对象置身于设定的故事场景和情节中,进而赋予其沉浸式体验的一种叙事方式。这种沉浸式体验主要包括社会沉浸、情感沉浸、空间沉浸等。与传统客体缺场,只停留在心理认知层面的思想政治教育叙事不同,沉浸叙事不仅能够模拟客体,突破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引发情感强度的有限桎梏,使叙事对象达至一种沉浸的心流状态,还能通过“化身”功能,将叙事对象化身为虚拟角色,以此获得预设的生理和物理层面的沉浸体验。

三、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的优化进路

数字赋能是思想政治教育叙事主题、叙事内容、叙事场景等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但“‘技术的逻辑’有时可能背离人们的初衷,偏离预设的轨道”^[8],进而束缚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因此,为有效避免技术理性引致的“反主体性”效应,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的优化升级,需要我们推动数字与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深度互融,以达至真正的“人技和谐”。

(一)锚定数字与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融合基点,明确核心叙事指向

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的高质量和进阶式发展,首要的是锚定数字与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融合的人本主义价值基点,以明确思想政治教育

数字叙事的核心叙事指向。一方面,要着眼于叙事对象的生存状态和真实诉求,彰显出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的人本价值。需求是人之本性,也是人的全部生命活动的内在依据。因此,对叙事对象生存状态和真实诉求的关注是优化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结构的先决条件,也是其人本化转向的前提。对此,可以在数据资产化的基础上,依托数据爬虫和数据转换技术,从数据集市中提取叙事对象的行为数据,并利用数据清洗、数据加载等技术,搭建起具有多维层次结构和多模态信息链的数据仓库,继而通过数据挖掘、数据建模来刻画叙事对象的数字画像,力求精准呈现叙事对象的真实诉求,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精准化转向。

另一方面,要积极回应叙事对象的现实关切和共同愿景,凸显出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的人文情怀。“由于人类自然发展的规律,一旦满足了某一范围的需要,又会游离出、创造出新的需要。”^{[9][26]}随着数字赋能的深入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对象对于故事情节、叙事方式、叙事场景等的叙事期待和愿景也愈加多元化。面对大众多元的叙事期待和叙事愿景,叙事主体既不能一味地否定、忽略和回避,也不能无尺度、无界限、无原则地满足,既要防止叙事对象被数字技术所吞噬和凌驾,也要反对将数字技术与叙事对象完全剥离^[10]。但需要注意的是,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并非是沿着单个人本位逻辑展开的,其本质是社会叙事和人本叙事的对立统一体。因此,数字赋能只有在遵循社会本位和个人本位双重叙事逻辑的前提下,才能有效规避单一本位逻辑所带来的无效化窘境,进而获得数字叙事运行程序上的合理性、完整性与正当性。

(二)把握数字与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融合尺度,输出优质叙事内容

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阶级性和历史性,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内容是一个兼具稳固性与变动性特征的复杂巨系统。在数字思维、数字环境、数字技术的驱动下,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内容面临着“变”与“不变”的现实境况。这就需要把握好数字与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融合尺度和融合界限,在“变”与“不变”之间寻求动态平衡,保持适度

张力。

一是数字赋能要秉持“万变不离其宗”的原则,以保证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内容的建构依据、政治方向与思想站位“不变”。“阶级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11]数字时代,无论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内容的表现形态、供给场域、呈现方式等如何变化,思想政治教育“所叙之事”的根本立场、育人方向与审美基调始终是不变的。简言之,思想政治教育叙事之“变”只是在“不变”总框架下的一种“渐变”。故而,数字与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融合创新不应只偏重于拥护技术至上、体验至上等生存状态,而应该在明确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本质属性的前提下,以“叙事之道”引领“技术之器”,输出符合主流价值导向的优质内容,真正将数字优势转化为叙事的内容优势。

二是数字赋能要坚持“以万变应万变”的原则,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的内容构成、内容供给以及内容结构之“变”。“变”是“不变”的升华,也是叙事发展之必然趋势。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内容在数字时代自然也需要呈现出新的内涵意蕴、存在方式与表现形态,以适应数字叙事时代之变。为此,要在遵循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程式性的基础上,通过数字赋能,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内容从“平淡单一”转向“精彩多元”,推动叙事内容的表现形态从平面化和图文化转向立体化和多模态化,从现时空迈向超时空,以此来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内容构成以及叙事内容的供给方式、时空结构等。

(三)遵循数字与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融合主线,构建多维叙事场景

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离不开具体的、客观的场景条件。但数字技术在为思想政治教育叙事主体提供多模态叙事场景和数字生存体验的同时,也要防止其对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本质的遮蔽与凌越。因此,这就需要遵循数字与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融合主线,通过采用数字化转型和人本化教育双线并行的方式,创设多维叙事场景,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的转型升级。

一是要以数字化转型为主线,构建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数字赋能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场景主要分为3个阶段:在初级阶

段,可依靠开放世界应用程序,为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创设三维立体的叙事场景,通过“分身在场”,使叙事对象获得“深有同感”的具身体验。在中级阶段,可依托扩展现实、虚拟现实等数字技术,创设具有沉浸式体验的具身性叙事场景,并通过多维感官投射,延伸叙事对象的感知空间,克服数字屏幕的掣肘和“平面图形化身的身体缺场”^[12],从而使叙事对象跨越时空限制,在沉浸式体验中感知历史情境。在高级阶段,可借助以脑机接口为代表的未来人机交互技术,创设虚实共生的未来叙事场景,通过“数字化连接”打破虚拟与现实的次元壁,为叙事对象获得创生体验提供现实可能性。

二是要以人本化教育为主线,创设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的个性化育人场景。尊重叙事对象已有“前见”和个体化差异,是超越传统范式对于叙事者过度倚重和实现数字叙事个性化育人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者要综合运用混合现实、数字孪生等技术,对叙事对象进行全程全时全域的静态和动态数据采集,力求全面映射并精准呈现叙事对象思想动态和行为动向的本真状态。同时,还要以现实空间为基底,辅之以虚拟现实混合空间,构建具象生动、境身合一的个性化育人场景,从而为叙事对象提供个性化、适切性和智能化的教育服务。但需要注意的是,“数字+叙事”所创设的立体化叙事场景不仅仅在于追求真实场景的立体化还原及其所带来的多维感官刺激,还在于借此推动叙事对象从多维感官沉浸转向认知、思想和情感沉浸,在沉浸体验中深化对叙事内容的理解,进而外化为实际行动。

(四)激活数字与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融合动能,打造先进叙事范本

数字叙事实践的深入推进,离不开先进叙事范本这一可对比、可借鉴的参照系。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的先进范本,不是抽象的、空洞的蓝图绘本,而应该是具体的、实际的,对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之实效全面观照的实践样本。

一是要创设跨界面、跨时空、跨组织的数字叙事体系,以“协同效应”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的效能升级。也即是要将数字技术真正嵌入到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过程中,将其作为叙事实践的重要“构件”,并通过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智能互

联、远程协同、信息整合等跨界融合功能,加强校本、校际、校馆、校地等思想政治教育叙事主体间的数字合作,营建出核心叙事主体与潜在叙事主体交替在场的多功能可变空间与弹性空间,以打破思想政治教育平面叙事较之于立体叙事的离身性壁垒,校内课堂叙事与校外体验叙事之间的时间壁垒,以及物理空间、社会空间与数字空间的时空壁垒等^[10]。

二是要打造可推广、可参照、可复制的数字叙事范本,以“范本效应”扩展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的辐射范围。为发挥数字与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融合创新的示范引领作用,可以依托场景还原技术形成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叙事”,依托多个媒介平台形成思想政治教育“跨媒介叙事”,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形成思想政治教育“智能叙事”等先进叙事范本。例如,贵州省“红飘带·伟大征程”项目,依托AI虚拟交互、三维声场等技术实现了对长征路上“人”“事”“物”的全景式和立体化呈现,以数字叙事的方式讲述并弘扬了长征精神。此外,还可基于数字传播技术与数字呈现技术,打造全方位、全流程、全空域的数字化叙事平台,为数字叙事活动提供必要的发生空间和更大的创新空间,以此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之成效。

总之,作为一种新兴叙事形态和叙事方式,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最本质的区别,不仅在于其融事、境、情、理等要素于一体,还在于其以非线性或交互式的叙事方式打破了传统叙事的线性逻辑,重构并升华了传统叙事的故事内容,更好地满足了叙事对象的感知期待和发展需求。随着数字思维、数字环境、数字技术的全景式渗透,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将迎来更为广阔的增量空间。正如新兴事物往往蜕变于旧事物,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理论与实践的生发也必然会经历一个由传统叙事变体到新的叙事范式的转变过程。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 史宏波,谭帅男.论思想政治教育的双重叙事[J].教学与研究,2022,(4).
- [3] 万木春,星光,胡振宇.中国数字营销传播企业“软实力”测评——以数字营销传播服务提供商为研究范畴[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3).
- [4] 苏晓珍.数字叙事交流结构浅析[J].出版科学,2017,(4).
- [5] 罗红杰.话语·图像·数据: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着力点[J].湖北社会科学,2019,(10).
- [6] 唐忠敏.作为一种新叙事方式的人工智能[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1,(2).
- [7] [芬兰]莱恩·考斯基马.数字文学:从文本到超文本及其超越[M].单小曦,陈后亮,聂春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 [8] 孙伟平.人工智能与人的“新异化”[J].中国社会科学,2020,(12).
-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10] 官长瑞,张迎.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转向及其实践[J].思想教育研究,2022,(9).
- [11] 李辉,孙晓晖.精准思政:必要与可行[J].思想教育研究,2020,(6).
- [12] 石磊,张笑然.元宇宙:思想政治教育的未来场域[J].思想教育研究,2022,(3).

[责任编辑 顾良艳]